

# 从寻常巷陌到天堂门口

## ——读赵丽宏《手足琴》

□叶雨豪

在《手足琴》里，作者的童年经历与作品主人公再次融合于上海的弄堂之中，城市的烟火与沧桑以更漫长、更宏阔的跨度再现于文字当中。这一次，那些如朝花夕拾般的童年碎片有了手足之情的支撑以及音乐、艺术与梦想的托举，飞出了弄堂与街巷，到达天堂门口。

上海是一座多变的城，多元的文化交汇给上海带来了更多可能性。但在赵丽宏笔下，上海又是不变的——不变的弄堂与街巷，不变的洋房与石库门楼房，不变的上海闲话，不变的市井喧哗与人情冷暖，成为这座城市坚韧的骨骼，支撑着其独特的历史肌理与血肉的温度。在跨世纪的漫长时光里，上海所经历的巨变是时代巨变的一个缩影。赵丽宏作为上海这座城市及其发展历程的见证者、亲历者，其笔下的上海正是他“检阅起落的波浪”的观测点。正如赵丽宏所言：“可以说，我写作的源头和动力，都藏在这座城市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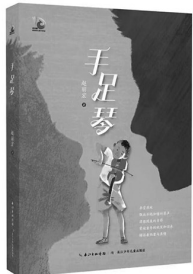
不同于《童年河》对于童年记忆几近于散点状的描绘，《手足琴》的追忆是有聚焦的。当那些散落在亲情、友情、邻里之情的小事被聚焦于手足情义的时候，这种贯穿生活始终、体现于点点滴滴的手足情义无疑是足够真诚与感人的。

《手足琴》中幼年丧父的兄弟俩面临着生活的困窘，不得不早早地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大麦“长兄为父”式的照顾填补了荞麦生活中父亲角色的空缺。而正是这种责任与担当，催生出小说中至关重要的手足琴。严格说来，“手足琴”有两把。第一把，是大麦无师自通地修好的那把旧口琴——在那一场《天方夜谭》带来的启蒙之后，这几乎是荞麦进入音乐殿堂的第一把钥匙。这把口琴让荞麦的音乐天赋得以充分展现，也给了他之后获得更多音乐梦想更进一步的机会。而另一把，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大麦凭借自己的努力制造出一把专属于荞麦的独一无二的小提琴。赵丽宏和荞麦一样自小对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他得到的第一把小提琴，也是来自他的哥哥。虽然最后赵丽宏并未走上演奏者的道路，但这把“手足琴”的琴声依旧充盈着他的音乐梦。这段经历裹挟着真挚的情感投射在了大麦的身上，小说中的手足琴也因此显得更加鲜活。

不论是赵丽宏还是荞麦，最终没有成为



弄堂烟火，寻常巷陌，在赵丽宏的儿童文学作品中就像是定格在历史中的城市剪影，孕育着有关童年、有关动荡、有关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的故事；而钧天广乐，羯鼓催花，则成为赵丽宏的艺术世界里与文学遥相辉映的双子星，占据其文学创作重要的一席之地。在赵丽宏的新作《手足琴》中，这二者相互成就，碰撞出一个关于手足之情、关于音乐与梦想的故事。



《少年杨科》里那个不幸的音乐迷小杨科，都得益于哥哥的付出与关爱。让荞麦最终如愿站在音乐大剧团的舞台上奏响美妙乐声的，是手足琴，也是手足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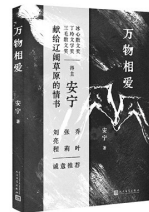
《手足琴》的叙事节奏是紧凑的，除了预叙所带来的悬念效果以外，还得益于荞麦、大麦兄弟俩双线并行的追梦故事，由此使人物的行动具备极强的动机和成长性。不仅是主人公，书中的其他人物也都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虽然历经动荡，但福庆里那些善良真诚的孩子们都成了自己梦想中的大人。

“生活中的很多东西可以被打破，甚至破灭……但是，藏在心里的希望，是可以保留住的，它可以一直陪伴着把它藏在心里的人，去追寻希望的所在。”在那些至暗时刻里，《手足琴》在铭记历史的同时，给出了一个走出黑暗的答案，即希望那些心怀希望的孩子们，终究会迎来自己的黎明。

相似的弄堂，一样善良的孩子们，《童年河》的文字是流动的、发散的，如沧海拾珠、时光漫步，蕴含着作者对童年时光的深切怀念；而《手足琴》则是具有目标导向和强烈动机的，如一镜到底的长镜头电影，沿着几把琴将故事铺陈开来。《手足琴》文末的来往信件作为岁月的切片，展现了一段漫长的时间跨度。这段时间跨度集中囊括了20世纪90年代一些重要的历史节点，也包含着福庆里的人们重要的人生转折。这些福庆里走出的少年作为特殊时代的亲历者，讲述自身的经历，对时代的表现相较于《童年河》来说更加直观。而音乐的浸染以及大麦、荞麦兄弟俩的梦想，更是将艺术教育经典的少年成长元素注入文本，使之具备了成长小说的特质。《童年河》的精神还乡，在《手足琴》中成为一场出走、一个多线复合的追寻模式，在复归与出走间，不变的是赵丽宏书写儿童文学时所坚守的“写熟悉的事”的原则，以及对人性真善美始终如一的呈现与守护。

至《手足琴》，赵丽宏的儿童文学王国已然初具规模，显现出的文学脉络也逐渐清晰可见。上海弄堂的尘世烟火里还会开出怎样的花朵？那些花朵又是否会更加广阔的时空里绽放出不一样的形态？我想，这不论是对于赵丽宏，还是对于读者而言，都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广阔空间。

### 书潭聚焦



作者：安宁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7月

### 《万物相爱》

《万物相爱》是作家安宁在对内蒙古广袤苍凉又开阔诗意的审美认知下，历时三年，最新完成的自然主题散文集。作品文风开阔浩荡，气息丰沛盎然，饱含着作家对世间万物的热爱。就在辽阔大地幽微起伏的褶皱中，万千生命散发寂静光芒。作家安宁以谦卑朴素之姿，引领读者思考人与自然、生与死、宇宙星空等永恒主题，并重新认知自然万物对人类诗意栖居的重要意义。本书入选2020年度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入选“2020年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排行榜”等重要文学榜单，并被《年度散文50篇(2022)》《2022年当代散文20家》等年选转载。



作者：卜大炜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3月

### 《音乐的瞬间——卜大炜音乐文集》

本书收录卜大炜2011—2021年的音乐随笔，里面大量的音乐会亲身感悟记录了十年以来中国古典音乐界的经典舞台。作者专业扎实、累积深厚，具体体现在他对各种体裁、题材作品不仅熟稔，而且可以就其风格、音乐特点做出横向对比，从《参孙与达利拉》中女主角的形象，可以延伸到《卡门》《图兰朵》等作品的东方女性角色塑造上来，取相似之处加以分析，论点新奇，论据详实，入情入理。书中所列举的一个个舞台、一代代音乐人，串联起了中国多个多世纪来音乐的发展脉络，从中国部管弦乐作品《雪中行军进行曲》到如今的百花齐放，从《茶花女》的艰难上演到今日中国制作成为经典。音乐舞台记录的，是一代代的精神风貌。古典乐在中国从萌芽到今日繁荣，也许音乐史书可以看到更为宏观的风格流变，但更细微处、更生动处则散落在本书一次次音乐会的感悟中。



作者：徐贵祥  
出版社：明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5月

### 《晨语》

本书以芍药镇思明中学几个少年在抗日战争中的成长经历为主线，以老练爽利的语言塑造了一组鲜活的少年群像。他们在身为地下党员的老师们的带领下与敌人斗智斗勇，通过成语传递情报，在日军铁蹄下守护小镇。作品描摹了巨大民族危机下的小镇众生相，展现了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平凡个体的抗争精神和爱国情怀，带领小读者回望那段中华民族浴血奋战的历史，思考中华文明绵延至今的精神根基所在。

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请与lswhscg@sina.com联系

### 你问我答

这里有直达名家名人的快速通道，汇集提炼大家的各种关心关切，让你从作品之外了解他们和他们的创作经历，你若问，他就答。



本期嘉宾：谢冕

1932年1月6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文艺评论家、诗人、作家，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诗探索》杂志主编。

本期话题：

### 谢冕：用诗歌点亮爱和激情

□刘江伟

1 刘江伟：您能谈谈幼时的文学启蒙吗？

“谢冕：幼时的文学启蒙必须提到巴金和冰心。《家》和《寄小读者》，是我童年挚爱的两本书。前者给我热情，后者给我温暖；前者教我抗争，后者启我爱心。就是这样两本文学作品，深刻引导我走上文学和诗歌追梦之旅。”

3 刘江伟：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些诗歌借鉴西方现代诗歌方式，写得很朦胧，被诗歌界斥为怪现象、怪诗篇。在广西南宁召开的一次新诗研讨会上，“朦胧诗”便成为焦点，反对者声势浩大，支持者寥若晨星。

“谢冕：我是坚定的支持者。1980年5月7日，应光明日报之邀，我发表了《在新的崛起面前》，文章指出对这些“古怪”的诗，要“听听、看看、想想”，主张对其“适当的容忍和宽容”。一石激起千层浪。文章再次掀起论战，反对者攻击他是“异端”“古怪理论家”，但正是在我和同志们不懈疾呼下，朦胧诗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诗歌流派，涌现出如《致橡树》等一批诗歌名篇。”

2 刘江伟：您真正与诗结缘是什么时候？

“谢冕：真正与诗结缘，是到北京大学后。1955年，我结束六年参军生涯，经过高考，如愿以偿来到未名湖畔。1958年，和同学们响应时代号召，以集体的名义编写《中国文学史》，很快写出一部“红色文学史”。尽管教材存有一定的片面性，却让我们收获了不小的名气。不久后，《诗刊》副主编徐迟找到我，提议由北大学生编一部新诗发展史。记得1959年的那个冬天，我和孙绍振、孙玉石等六名同学，从北大图书馆拉走一车新诗史料，住进一套临时单元房。伴着寒风和孤灯，夜以继日地工作，一个寒假便写出“中国新诗发展概况”草稿，这也是当代第一部具有新诗简史性质的文稿。往事历历，清晰如昨。大学里的这些实践可能不成熟，但无疑让我得到了充分的学术锻炼，也坚定了研究诗歌的想法。可以说，诗歌点亮了我的爱和激情。”

4 刘江伟：听说您生活中是个美食家？

“谢冕：我的美食箴言是：该咸不咸，不吃；该甜不甜，不吃；该油不油，不吃。吃美食，实则在品人生，咂摸为人从文的“味道”。冷也好，热也好，甜也好，咸也好，都要各在其位，都要各显其能。愚生也钝，生性也许平和，处事也许雍和，但内心是一团熊熊烈焰——热情、坚决，甚而激烈，这是品味饮食吗？不，也许是在追寻人生的一种境界。”